

礼记礼注

7-8

全本禮記體裁

鍾山徐 且文初恭計

茗溪范紫登先生原定

古棠徐 瑄敬軒補輯

禮記卷之七

樂記第九

凡音之總旨。此下三節論樂始乎人心。見先王慎感之有由也。

凡音之節。首二句作頭下皆發明此二句意但首二句從外說入裏面下是從裏說向外去頭一音。主樂音言。吉音二字皆以人音言比音之音以五音言總下器舞二項單出曰聲雜此曰音成方猶言成曲調也聲只是言語變却無窮之變方又有一定之體作三層看音。八音也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不得謂之樂。

人心之靜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耳。心靜則藏于默。心動則發于言。故形于聲有宮或倡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力成則難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難比則節奏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雜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于中而形于聲則成文

凡音之起。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感於物而動。動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發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凡樂

初起。皆出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

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聲

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

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謂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于戚羽旄。則謂之樂焉。主戚舞也。羽旄文舞也。音

註。此毗至反樂。如字調去聲。

聲相應而生亦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

樂者節。○承上言樂由心生而暢言感之之義。首句本上文比音以下說來。次句本上文感於物以下說來。其本是樂之根本。非始初意。心感於物是從外感入心來。哀心感十二句是從外感出聲去。哀心感六感字。即末句而后動動字。與感於物感字不同。聲是言語不是樂聲。道生變成方後方播於樂也。中十二句先說人心之動。末二句方說感於物。六以字俱作且字看。

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比音而生。本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而變。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踧急而速。殺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而輒。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喜生于好。是喜與樂別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声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性本寂靜。無此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

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

樂者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嘶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力。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唯則竭而無澤。殺則滅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嗶則闌而無餘。緩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窮。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

是故節。承上感物而動言之。所以端作樂之本也。感字與上節感字又不同。上是人心自感於物。此是先王以政感人。禮以道志。六句慎感之實。宋句慎感之意。人人得情之正。即同民心在。在風移俗易。即出治道。同民心自慎感來。出治道自同民心來。串講所以感所以字有味。先王心裏有許多詳審斟酌工夫。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其極則一于同民心。使無悖逆詐偽之心。一于出治道使無悞。俟作亂之事。慎所以感之效如此。慎謂一頓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志者心之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好者心之賊。四者既謹。則民心同入于善。治道由是而出。養其本者如是。則心發于聲。自有得其所者矣。

則致順。蓋心有所說。故形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俗。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宣王宣王反樂音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劉氏曰。慎其

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慎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宣王宣王去聲。民心而出治道也。宣王宣王去聲。

凡音者節。此見人君當自治其政以爲風氣之先也。情動於中。情字與前不同。乃感于上之政而動之情。音不指樂指民間詩歌。道字不可輕過。乃民間精神命脈暗與君政之得失相通也。通者以政事感通言。上言此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于音也。治平之世。其樂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禍亂之世。其樂音怨恨而悲怒。由其政乖僻而人心怨怒故也。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

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其政有不乖乎。一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此意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哀。道遠。政通矣。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卽是爲音。此音被而後樂。諸絃管乃名爲樂。

宮為節。此從五音推出至理。以見與政相通之故。為物分上言樂聲之所取。象下言樂音之所由。和不亂。指君明臣良民安。事治物阜各得其理言。

凡聽宮如牛鳴。凡聽商如雞鳴。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凡聽徵如黃鐘不覺而駭。凡聽羽如馬在野。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音。以成宮三分而五之以一。為首有八。為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為商。有三分而復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下生者倍其意。三其法。上生者四其意。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凡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合正義。角動肝而含正仁。徵動心而合正礼。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五音之次。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若其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

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事為物羽。象

節無怙過之真。劉氏曰。五音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

分。九九八十一。是為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算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牛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



宮亂節。此承上不亂而反言。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盛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欬邪不正。由其臣不治于官。官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徭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危。由君賊重民貧。乏故也。迭丘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絕也。無言。言且夕可復。無復一日也。

還相為官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厲。

五聲

五聲固本於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官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中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怙慝也。怙慝者。愆敗也。

音註 占音規。熾昌制切。徵上聲。去上聲。還音旋。殺去聲。

宮亂則其音驕。商亂則其音欬。角亂則其音憂。徵亂則其音哀。羽亂則其音危。其音不和。則其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為慢也。滅絕也。無言。言且夕可復。無復一日也。

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散。元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亦推之。陳氏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散。元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亦推之。陳氏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散。元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亦推之。陳氏

鄭衛節。此論亂世滅亡之樂。鄭國之音好盛淫。志衛國之音促速煩。志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故云比于慢。即前謂之慢同意。言政荒散民自流亡。誣罔于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

張子曰。鄭國之音入聞之。頓起留連光景之意。生忘情之情。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亦不如是之切。從而生無暇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亦成性則有時能為所移也。誣罔則誠心喪行。於則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曰五聲舍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效法之言。具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即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言上破音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言言昇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閒濮上之音國之音也。鼓散其流。誣上行私。栗

可止也。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閒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閒也。史

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

凡音者節。此極言君子知樂之妙。因獨歸能平君子也。只重
為能知樂句。備治幾禮總知樂之妙。喫緊在一知字。為下文審
字幾字的根源。政字禮字德字。都是倫理的理字。所包藏與妙
倫理中森然秩然處禮也。渾之政治節治道也。禮樂皆得。心中
融會和序一源也。德有得也。深遠自得。不由強探力索也。知聲
四句。輕只要卸到唯君子為能知樂。不知聲四句亦輕。只要推
出君子能幾禮治道備。只在知政中見出。非兩層。
此音為樂有金石絲竹。于感羽旄。樂得則陰陽合。失則羣物
乱。是果能倫理也。禽獸知其聲。不知五音之和。定是聲易識。
而音難知。眾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体。是音优易而
樂倍難也。惟君子能知極樂之理。音由聲生。先審識其聲。然
後可以知音。樂由音生。先審識其音。然後可以知樂。政由樂
生。先審識其樂。然後可以知政。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

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
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
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
衛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
也。言比毗至切

音註
濮音卜

凡音聲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者也。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
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行惡習是不習非而知為政化民政善樂和音聲皆善人事皆無邪僻則治道備矣。○音聲以知音聲皆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音聲以知政通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給形之聲以知地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影之不誣也。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為用和以中為體故知樂則可以幾于禮。

樂之總音。此下四節舉聲希味淡之禮樂以明先王制禮樂之意。

樂之節。言禮樂之至不尚音味也。首四句言隆樂重禮非為極音致味情廟二限言其實先王以下申其意有遺音有遺味有遺字最妙正先王留不盡以示民使知艷郁之無餘瞻素之無盡斥其紛華之悅遠之質素之始好惡所以平也。樂之隆盛本在移風易俗非樂重于鍾鼓之音和之隆重本在于恭敬非在于致其美味歌清廟詩所伸之瑟弦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廣素之聲倡者壹和者三其貴在于德所以有遺餘之音念之不忘也大章尚玄酒在五齊之上雖有三牲而兼載生魚大羹肉

一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孤也鼓瑟流魚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眾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言上幾平聲辨析精微之極也言好去聲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養饗之禮非致味也。○樂之繁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矣。○養之禮尚玄酒而繼腥大羹不釋棗栗。○莫是致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清不以鹽菜和之。此當質素之食。而大享設之。亦以有德其味可重。所以人愛之不忘也。玄酒腥魚。太羹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極耳目也。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乃人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乃人所同。非好惡止于一。故能反人道之正。德為禮樂之本。禮樂為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大享之禮在德不在味。反人道之正。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本性而已。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樂

隆盛。不是為極聲音之美。良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為極滋味之美。燕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為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絃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為尚。俎以生魚為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間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自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曰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後平。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

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音註食音嗣越泰和好惡爲並去聲

人生而靜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至知朱子曰上知字是至知字體下知字是用

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

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失人化物喪者滅矣

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戾詐偽之心有淫

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者暴寡知者詐

人生三節。因上文平好惡而言。因以窮好惡所自始與所由辟也好惡形焉。分人生二句言性之德性曰天之性。以其具于已而實上天賦予之本然也。感於物二句言情之德性曰性之欲。以其動於欲而實此性流行之自然也。靜爲性。動爲情。情動爲好惡。三項一直說下。物至二句言性發爲情之機。不可作推原看。把人生而靜。感物而動。机括看來。便見得入道的眞本色。好惡無節以下。言情之所流而性之所以失。使人道之正矣。二節重情。言性見情之所由始。言好惡見情之所由失。朱子曰。人生而靜。大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後也。此言性情之妙。大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世純粹至善。屬理具焉。所謂性也。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于物。感于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山焉而善惡于是乎分。戾性之欲。即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物至而知者。一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言情之所以流。

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于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覺其所以然而反躬以求則其流庶乎可制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己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于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于物天理其存也而反滅之人欲寡制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本文性之欲節所謂情也未見不好處到窮人欲欲字則失性矣自好惡無節于內至滅天理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詐偽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止之患也此先王之于禮樂刑政所不可已也。

是故節。承上言好惡無節故制禮樂以節之所以好惡平王道脩也首二句又包下數句人為之節見人不能自為節而先

愚者其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

大亂之道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則性發而為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浼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為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氣剛者決力音註好惡强者辱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音註知者之知並去

聲樂音洛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木所以

王爲之節意下八句正爲之節處哀麻昏姻射鄉三限此禮以爲人情之節所謂禮節民心也鍾鼓干戚此樂以爲人情之節所謂樂和民聲也不悖要見心悅誠服意所謂王道本乎人情也自土之制言則爲四達目下之從言則爲不悖上施而下從故曰王道也。鍾鼓聲也于威容也和安樂使其安樂而不流意射觀德鄉片齒正長幼之交接食主飯饗主飲正賓客之交接前二節是率性之謂道此一節是修道之謂教

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禮以道其心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樂之道刑以防其奸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而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此章第一節言樂之垂和木于人心所感之邪正第二節言人所感之邪正本于政治所行之得失第三節言先王制禮樂以平人心之好惡第四節又推本于人生而靜之初見好惡之失其平皆由于物感而非先王無以平之也

節義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鄉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數以節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鍾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名則

樂者節。此言禮樂相資為治之實旨。二句禮樂之本體。破親言其效驗。流離言其流弊。合情飾貌乃禮樂自有之能幹作用也。禮義樂文是相資以救弊好惡刑罰是立法以制于外。仁愛義正是修德以養於中。合者於相敬中恩義孚飾者於相親中節文辨也。白其隨事得宜曰義。自其有理不亂曰文。貴賤上下兼君長臣民言四句是合情飾貌之實用也。賢不肖等就在用禮樂與不能用禮樂上見仁義如樂中真有一段慈祥懇切意思便是仁禮中真有一段嚴毅果斷意思便是義。皆自心之用處言也。民治行見親敬之道原斯民自然之治至此自無不行耳。

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二者缺一不可。禮粗而顯而以義為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禮義正則貴賤等之謂也。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和之謂也。因禮

王者之治
音主哀音催安樂樂音洛食音嗣
道備矣
音言
延樂樂音洛別必列切冠去聲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重也禮義正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罰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為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

樂以好惡因好惡以施刑罰貴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止之則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有也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上言不肖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為可惡然未至于可刑必至于暴然後有刑以加之也

樂由節。此詳禮樂本體之妙而功化之極也。通就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上看。中出作外。禮樂之本也。靜文禮樂之體也。易簡禮樂之妙也。揖讓而治。微之帝世也。暴民以下。無怨之實也。父子以下。不爭之實也。樂至禮至。言聖人之用禮樂者。體靜文之妙。會易簡之精。而時出之以和平。品節天下。則無怨無爭。自見樂達禮行。二段全重在天子身上。禮樂之本體不在聲言。節自開。故曰大。自然曰易。不煩曰簡。

樂由中出。文在子外。禮自外作。本在于中。所謂用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交。樂由天作。故易人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大禮。所以有遺味也。至者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而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言之序也。皆

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為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為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為治之效。言註別必列切。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應氏謂四海之內。四

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父子有親禮則合之長幼有序
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猶有相慢
易者故曰以敬四海之內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
○樂行于人由于和故無怨禮行于民由于謹敬則不爭民
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于禮
樂故曰禮樂之謂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
內如此則禮道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大樂節○此言禮樂合造化而感人心只形容得禮樂之情的
妙處言禮樂渾是一團愛敬的實理天地間之鬼神即造化之

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為順○劉氏曰
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
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
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
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
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
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達
者敬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
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
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
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
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
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怒者而
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
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
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